



□章中林

## 你是我的骄傲

土，也许是失去了乡亲的陪伴，没两年，她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

跑到弟弟家，看到母亲的精神不错，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
饭后，冬日的阳光照在阳台上暖暖的。我把火桶和摇椅端到阳台上，把母亲安置好。母亲呢，也许是看到我们都回来了，静静地睡着了。

(二)

弟弟上班去了，妻子和弟媳上街了，家里只有刘姨在忙着收拾。

“刘姨，谢谢你照顾我妈。”

“不要客气。你们有时间应该多回来看看你妈。就是病着，她还在嘴里喊着你的名字呢。”刘姨郑重其事地说。

“是吗。哎，就是穷忙。”

“再忙也要争取回来。你妈清醒的时候说你最孝顺，就是给你两粒糖果，你也要留一粒给她。她总是夸你念书聪明，从来没有让人费心，一考就考取了大学。你是你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吧，你妈每次说起来都满脸发光呢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我随声附和着，可是心里却不是个滋味。母亲为我们辛劳了一生，我却因为路途遥远，一年中回家的次数寥寥可数，我还能给母亲带来多少温暖呢？而她却把我每一点一滴的好都记在心上，并把它当作自己的骄傲炫耀在人前。这是怎样的一个母亲？

“章老师，你是在师大教书吧。”她忽然问，“你认识一个叫夏晓雯的大一女生吗？”

这问得有些奇怪，师大那么大，我怎么会认识呢？突然记起在学生会里有一个叫夏晓雯的女生，和刘姨是同乡。当我把她鼻梁正中那颗大黑痣的特征告诉她时，她高兴地说就是她。

“这丫头又在那里做家教吧？”她关切地问。

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猜的。上一次，她做家政，跑到别人家的窗子上擦玻璃掉下来，摔伤了胳膊。我骂了她一顿，叫她用心念书，我有钱供

她。”她叹了口气说，“我这么说，她是不会听的。她总是说我辛苦，不去做家政，她还能做什么呢？可是，这个死丫头，从来是什么事都瞒着我，”

“阿姨，晓雯不也是怕你担心吗？要不，我回去和她说说。”

“你是老师，说说她，她会听。”忽而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“不过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她，我在这里做家政。不然她会不高兴的。”

(三)

回到学校，再遇到夏晓雯是在几天之后了。那天，她刚上完家教回到宿舍。我把她妈妈的意思说给她听。她却笑了。

原来，她早就知道她的母亲在做家政，但是她从来没有在她母亲面前说。她母亲也知道她好面子，做家政的事也没有向她提。所以，虽然她也跟踪母亲跑到了楼下，但是终于没有进去，只是问了附近的人，说是这家人很好，她就放心地离开了。

“母亲和父亲离婚后，独自带着我。后来，下了岗，生活就艰难起来，母亲就在一家超市里找了份收银的工作。收银照顾不了家里，母亲就做了家政，但是她没有告诉我，只是说，老板照顾她，为了方便照顾我。开始，我是相信的，后来看到了，和母亲吵了一架。母亲有一段时间没有做家政，后来又偷偷地做起来了。那时，我上了高中也渐渐地理解了母亲的艰难。”

“难得你有这份孝心。”我由衷地赞叹道。

“章老师，能不能拜托你件事。”她忽然认真地说，“你别看我妈整天只知道洗洗涮涮，收收捡捡。其实，她还非常聪明的。在独自带着我的日子里，她竟也拿到了会计证。你认识的人多，学校里也有几家校办工厂，你能不能向他们推荐推荐。如果我妈有了个稳定的工作，也就不要那么辛苦了。”

看着眼前这个刚刚18岁的小姑娘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哭了，是为她，是为她的母亲，还是为……

(作者系安徽省东至县文学爱好者)

□疏泽民

久雨初歇，沿着穿城而过的小河款款而行，忽然发现，河道内匍匐着一层灰白，恰似舞台布景袅袅升腾的烟幕。

哦，久违的雾，临水而生，沿河岸缥缈，迷住了一双双惊喜的眼睛。

这是我小时候在乡下见到的雾么？

在我的印象里，雾总喜欢光临乡村。清晨打开院门，便与等候在门外的大雾撞个满怀。定睛细看，几步之遥的灌木模糊成一团黑影，三丈之外的树林、村舍、山峦消失殆尽，徒留下一片空濛。

雾是魔术师，它吞噬了田野，吞噬了村庄，吞噬了光线，也吞噬了声音。在雾中穿行，往往多了一股豪气。放慢脚步，仔细观察，不难发现，眼前的雾，都是由一颗颗晶莹而细碎的小水滴组成。微尘般的水滴在低空悬浮，伸手一抓，就能抓出一大把，攥在手心，潮润润的。雾粒粘在眼睫上、发梢上、树叶上、草尖上、花瓣上，串起了一颗粒晶莹剔透的珍珠，不由心生喜欢，喜欢得不忍用手去摸，生怕一伸手便打碎了雾滴晶莹的睡梦。抬起头，放眼望去，四周都是白濛濛的帷幔，而自己仿佛成了一颗小行星，在浩瀚而沉寂的宇宙中漂泊。别看那些帷幔稠得密不透风，但是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它都会主动让道；待你走过，又悄悄围拢，缝合，不留一丝破绽。这时你会觉得自己有一股神奇的魔力，无论浓雾垒成的铁壁铜墙多么坚固，你都可以自由穿越，畅行无阻，一股豪气油然而生。

最有意思的，是日出之后的雾。这时的雾，渐渐消散，但又不是全散，散与未散之间，就有了几分诗意。乡下的雾十分低调，总是贴着地面匍匐，沿着地面袅袅翻腾。那些树木、楼房、高冈，一半埋在雾里，一半直指苍穹，在朝阳的映射下，幻化成海市蜃楼。有时候，大山的半腰处会悬起一条环状雾带，远看犹如系着洁白而蓬松的围脖。爬上半山腰，一头扎进雾带里，你会发现，身边缥缈着的，是丝丝缕缕、若有若无的飞絮，伸手一扯，似乎就能扯出一串，甚至，还可以揣进口袋里带走。

乡下的雾是水做的。水库、水塘、河湾、溪涧、沟渠，凡是有水的地方，差不多都能看到雾，它们迈着轻盈的步伐，在水面上闲庭漫步，蹁跹起舞。水做的雾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升腾上天，就成了洁白的云；天上的白云，一旦下凡，就成了水灵灵的雾。乡下的雾总有一种朦胧美，正如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言：“雾能把一切东西：美的、丑的、可爱的、不可爱的，都给罩上一层或厚或薄的轻纱，让清楚的东西模糊起来，从而带来了另一种美，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不到美，一种朦胧的美，一种模糊的美。”乡下的雾轻盈，摇曳，富有灵气，却又谦逊内敛，润物无声，一如憨厚淳朴、心地透明的父老乡亲。

雾是乡村的亲戚，隔三差五，就给村庄披一层洁白的纱巾，这让住在城里的我有些羡慕和嫉妒。在城里，很难见到这样富有灵气的雾。其实城里也有“雾”，特别是今年冬季，“雾”锁连城，浓得睁不开眼。准确地说，那不是雾，而是霾。霾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，就扮成雾的样子，朦朦胧胧的一片浑沌，犹如隔着磨砂玻璃，滤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，就连太阳，在它的过滤下，也变得苍白，毫无血色，没精打采，一如城里那些亚健康状态的芸芸众生。霾不含水汽，干涩，刺目，滞重，苍茫，如同死亡的魔鬼。行走在喧嚣纷扰的都市，天天被刺鼻呛人的霾裹挟，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尾脱水的鱼，心里憋屈得难受。

雾比霾好看，它轻盈，飘拂，活泼可爱，灵性十足。我喜欢这样的雾，譬如在居住的小城，能看到贴着河面匍匐的薄雾，就兴奋不已，我觉得，它们是小城修来的福气。

(作者系安徽省桐城市文学爱好者)



《暖阳中的回归》 刘军 摄

- 12月26日：《摆渡人》、《铁道飞虎》、《长城》
- 12月27日：《摆渡人》、《铁道飞虎》、《长城》
- 12月28日：《摆渡人》、《铁道飞虎》、《长城》
- 12月29日：《长城》、《冒牌卧底》、《摆渡人》、《铁道飞虎》、《长城》
- 12月30日：《冒牌卧底》、《你好，疯子》、《爸爸的3次婚礼》、《情圣》、《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》、《摆渡人》、《铁道飞虎》、《长城》
- 12月31日：《冰雪女皇之冬日魔咒》、《冒牌卧底》、《你好，疯子》、《爸爸的3次婚礼》、《情圣》、《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》、《摆渡人》、《铁道飞虎》、《长城》
- 1月1日：《冰雪女皇之冬日魔咒》、《冒牌卧底》、《你好，疯子》、《爸爸的3次婚礼》、《情圣》、《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》、《摆渡人》、《铁道飞虎》、《长城》



### 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

类 型：剧情/悬疑

导 演：周隼

主 演：宋佳/林家栋/颜卓灵/胡歌

编 剧：周隼

上映时间：2016年12月30日

片 长：89分钟

制片地区：中国

#### 剧情简介

《那年夏天你去了哪里》概念的来源是美国一桩绑架案，一个女孩被绑架后长期和绑匪生活，这桩社会新闻被他作为素材，并创作出了电影故事，这是一部描写家庭的悬疑片，讲述一个小女孩十二年前被绑架，意外获救后回到家中，却发生了一连串诡异故事，旨在表达一些社会性的意义，“完美的家庭并不存在，总有隐藏的裂痕，有黑暗和丑恶的一面，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



# 相约帝豪喜酒 相伴天长地久

山东帝豪酒业有限公司

